

《澳門理工學報》之學術定位與學術特色

齊鵬飛

本人非常欣賞澳門理工學院提出的“紮根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爭創一流”的辦學宗旨，我認為這四條是符合包括理工學院在內的整個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之建設和發展實際的。受此啟發，我個人認為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的學術定位和學術特色，應該在保持原有的學術傳統、學術特色和學術優勢的基礎上，重點在“面向澳門、面向兩岸四地、面向中西文化交流、面向當代世界”這“四個面向”方面謀求新的發展、新的突破。

（一）關於“面向澳門”

作為澳門本土的高校學報和綜合性學術刊物，為澳門的現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服務，是其得天獨厚而又義不容辭的第一擔當。這裡的“面向澳門”，至少應該包含以下兩層涵義：其一，以廣義的“澳門問題”為主要研究內容和研究特色，應該進一步加強對於澳門歷史和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問題的研究（具體如澳門的旅遊博彩業問題、土生族群問題、民間社團問題等），加強對於“澳門學”的研究，加強對於“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研究；其二，以身居澳門的編者、作者、讀者為一個重要支撐點和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努力培植和提升澳門本地對於“澳門問題”研究的學術力量和學術興趣、學術水平。努力把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建設和發展成為研究“澳門問題”乃至“港澳問題”、“粵港澳問題”的學術重鎮和學術名片。實事求是地講，如果沒有“港澳問題”研究的學術優勢，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賴以保持、鞏固和提升其核心競爭力——“一國兩制”之“港澳特色”的基礎和資源也會大為遜色。

（二）關於“面向兩岸四地”

由於有“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優勢以及特殊的“中介性”的區位優勢，所以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應該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心態，“面向兩岸四地”。這裡的“面向兩岸四地”，也至少應該包含以下兩層涵義：其一，就研究內容而言，絕不能僅僅局限於“澳門問題”，而應該面向“大中國”，即除了澳門本土外，還要把研究視閥擴展到“一國兩制”的主體——社會主義的內地，擴展到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和台灣，關注它們的歷史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問題，還要把研究視閥擴展到兩岸四地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問題，即廣義的“中國問題”研究。因為澳門“一國兩制”試驗區的特殊地位、特殊環境，對於兩岸四地本身以及相互關係問題的研究，應該可以有比較少的泛意識形態和泛政治化的束縛，而可以更加自由、更加開放、更加前沿。其二，就作者隊伍即基本學術研究力量而言，就受眾即讀者對象而言，也應該是“兩岸四地”。這樣，不僅可以通過借“外力”來解決澳門本土學術研究力量不足的老問題，極大地拓展和提升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刊發論文的學術視閥和學術水平、學術質量，而且還可以極大地拓展和提升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刊發論文的學術影響面和學術影響力。就對辦刊水平的要求而言，其所追求的“一流”，絕

不應該僅僅是“澳門標準”，而應該是“兩岸四地”所有中文學術期刊範圍的“中國標準”，甚至是“國際標準”。

（三）關於“面向中西文化交流”

由於在歷史上，澳門是中國最早開放的“經濟特區”和“文化特區”——不僅是中國最早發生自然經濟和市場經濟碰撞和交流的地方，也是中國最早發生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地方。自1535年以來，尤其是1553~1557年葡萄牙勢力侵入、“葡人治澳”以來的近五百年間，澳門逐步形成了其特有的“中西交融”、“中西合璧”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特色。即所謂“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海島文化”、“海洋文化”或曰“鹹淡水文化”、“混血文化”。一直到回歸已經十餘年的今天，澳門仍然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發生聯繫、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的“窗口”、“橋樑”和“國際通道”。這是澳門獨特的價值和資源所在。對於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而言，所謂的“面向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指要把文化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術支撐點和學術增長點、重要的學術優勢和學術特色：其一，要加強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嶺南文化的研究——當然，也應該包括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研究；其二，要加強對於全球性和區域性的華人文化尤其是珠三角區域包括台港澳地區華人文化的研究；其三，加強對於西方文化尤其是對於與澳門歷史發展有特殊“血緣關係”的葡萄牙文化、歐陸文化、拉丁文化的研究；其四，在此基礎上，特別要加強對於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的研究，包括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中特殊地位、特殊功能的研究。在這方面，由於澳門理工學院2002年創刊的曾經產生過重大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的《中西文化研究》近期因故停刊，那麼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更是責任重大，必須繼續扛起澳門“中西文化研究”的這面大旗。

（四）關於“面向當代世界”

由於澳門“國際性城市”的歷史傳統和未來發展定位，決定了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不僅要“面向澳門”、“面向兩岸四地”，而且要“面向當代世界”。這裡的“面向當代世界”，也至少應該包含以下兩層涵義：其一，我們的作者群和稿源，應該不僅僅局限於澳門本土，局限於兩岸四地，而必須是國際性的，應該吸收相關研究領域的各國一流學者的積極參與，並在相對穩定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其二，我們所導引的學術研究的前沿意識、問題意識，也應該是國際性的，要準確體察和把握當代世界學術發展的基本脈絡和大趨勢，要對國際問題的學術研究發出澳門的聲音。當然，我們的國際問題之學術研究，應該是有自身歷史積澱的基礎和傳統優勢的，應該是有選擇的重點突破，如在葡萄牙問題和中葡關係方面、在歐盟問題和中歐關係等方面，應該首先有比較長遠的規劃和切實可行的推進措施。

最後，必須特別說明的是——事實上，《澳門理工學報》自創刊以來，已經在以上四個方面進行了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和影響——尤其是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其整體性的學術質量和學術水平更是有了非常明顯的進步和提升，令人耳目一新。本人在這裡之所以再次突出地強調這個問題，僅僅是希望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可以進一步凝煉主攻方向，進一步明晰自身的學術定位和學術特色，在原有的良好基礎上更上層樓，把我們這份澳門本土的學術刊物辦得更好，使其真正成為“大中國”範圍、全球華人華文範圍之一流的澳門學術刊物，尤其是在高校中成為最具標誌性和影響力的精品學報之一。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教學與研究》主編、教授）